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
第九十六回 仗權勢買盜攀窩主

公子熊杰，聞聽李升之言，氣了個目瞪口呆，暗說：「好一個段文經！就是你這麼一個人物的皂頭，這樣狂妄，竟敢小視於我？等我慢慢和你算帳！」想罷，開言：「他既不應，罷了。你歇著去罷。」李升答應，退出不表。

且說熊公子，賭氣子飯也不吃咧。小內廝來祥一旁開言，說：「少爺，這件事情你那不用生氣。要依小的想，李升是個蠢笨人，到處不會說話。再者，皂頭段文經也未必瞧得起他。」

這件事，依小的：少爺竟把段文經傳來，以禮相待，然後再言此事，大略他再無不應之理。何用少爺生氣？」

內廝說罷前後話，公子聞聽長笑容，口中連連說「很好，倒是你的話語通。你就出去看一看，段文經，可來伺候在衙中？若在外邊將他請，你說我，書房立等有事情。」

內廝答應向外就走，越過宅門又外行。來至大堂忙站住，舉目留神看分明。皆因是，七月佳節天還熱，眾人避暑把涼乘。馬步三班全在此，伺候道台理民情。段文經，雖然心中生悶氣，只得也得進衙中。內廝一眼來瞧看見，說道是：「公子傳喚段文經。書房等候有要事，快些跟著我一同行。」皂頭答應心犯想，腹內說：「定為方才那一宗！」

內廝前邊來引路，後跟著，大名皂頭段文經。二人同把宅門進，這一來，勾起風波大事情！小內廝來祥，將皂頭段文經領進宅門，帶至書房。段文經見熊公子，先打了個千，然後在一旁站立，說：「少爺叫小的，有何吩咐？」公子熊杰，聞聽皂頭之言，滿面是笑，說：「段頭兒請坐，我有話講。」文經說：「少爺在此，小的焉敢討坐？」

公子說：「你我非同小比，但坐無妨。」文經告坐，這才坐在下首。內廝在旁帶笑，眼望段文經講話。

熊公子，眼望文經來講話：「段頭留神你是聽：傳你不為別的事，聽我從頭對你云：昨朝乃是七月半，熊某出衙看荷燈。走到甘露寺前站，則見那，遊人如蟻一般同。」

熊某就把法船看，還有和尚唸經文。看罷多時回身走，見那裡，兩邊站立幾釵裙。卻是令正與令愛，大概也是去散心。令愛大有淑女意，端莊典雅不輕狂。不怕段頭你見笑，要比上，我的拙荆強萬分。當家事務全不會，不曉梁鴻孟光情。在下每每生怨恨，悔不來，生米已將飯做成。昨晚瞧見你令愛，真乃閨閣奪盡尊。熊某不由生妄想，意娶淑女到衙中。不敢教令愛身作妾，兩頭為大理上通。熊某僥倖登金榜，誥命夫人令愛擊。因此上，特請你來當面講，可以行來不可行？」皂頭聞聽忙站起，說道是：「公子留神在上聽：方才細聽少爺話，抬愛我父女豈不明？內中卻有一件事，小的回稟公子聽：奈因小女於去歲，已有婆家定朱陳。眼前十月就要娶，少爺想，怎將一女許兩門？小的雖然如草木，人間大理豈不明？越禮之事焉敢做？少爺要體小人心。」文經說罷要告退，忽聽那，公子熊杰把話云。

皂頭段文經說罷，就要告退，轉身往外走。熊公子一見，趕上前去，一伸手，將文經的袖拉住，說：「我還有話講。」段文經一見熊杰如此光景，一團的走馬色，都上了腦袋咧！恨不得要玩段文經。明公想理，你叫段文經臉上怎麼壓下來？說：「少爺好不明道理！爺現做著皇家的命臣，三品之官，少爺如何這樣胡為，豈不令人恥笑？別說我女有了婆家，就是無有婆家，本地之官，也娶不得民間之女。大清國律，你竟不明，終究老爺的前程，扔在你這敗子的身上！」說罷，使勁一摔，「咕咚」一聲，將熊公子摔倒在地，皂頭段文經氣憤憤竟自出去了！

小內廝來祥一見公子倒在地上，不敢怠慢，跑上前去，將公子扶起。熊家的少爺，這一會羞惱成怒，坐在椅子上面，只說：「令人可惱！好一個段文經，我要不了你的命，誓不為人！」

小內廝也在一旁開言，說：「這件事，難怪少爺生氣，真正令人可惱！」小內廝言還未了，只見公子帶怒開言，說：「來祥兒，你瞧，我要不叫段文經趕著把他女兒給我送了來，我就白叫熊公子咧！」二人正在說話之間，忽見從外邊跑進一個小門子來，說：「老爺來咧！」且說大名府道台熊恩綬，才吃完早飯，閒暇無事，到書房閒坐。剛然走進書房，瞧見公子面帶怒氣未消，恩綬就問：「我兒因何生氣？」公子見問，正對心病。

熊杰聽見他父問，正對心懷把話雲，開言不把別的叫：「父親大人請聽明」話要煩絮人不爽，嘮叨焉能美古今？熊公子，已往從前說一遍，熊道聞聽自沉吟。公子復又開言道：「文經說話好欺人！允親不允全有限，他不該，毀罵官長兒父親。他說『清官生孝子，貪官定養忤逆根。」

你這狗子真可恨，要把有夫之女硬提親。你家老爺反縫眼，拿我段某當何人？」還有許多惡言語，如不信，父問來祥便知聞。」熊道聞聽前後話，不由心中動無名。眼望來祥說「可是？」內廝回答「是真情。」貪官聞聽越動氣，說道是：「來祥快去叫李升！」內廝向外急急走，不多時，叫進勾死鬼一名。先給道台將安請，然後平身一旁存。熊恩綬，座上開言來問話：「李升留神聽我云。」

熊道台座上開言說：「李升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。」恩綬說：「昨晚你跟了你少爺去看荷燈，你少爺瞧見本衙皂頭段文經的女孩兒，心中喜愛，今早差你去到段家提親，段文經不允，是真嗎？」李升說：「是真。小的焉敢撒謊？」熊道台又問：「你可知道，他的女兒可真有了婆家無有呢？」李升說：「這件事，那是段文經推脫。前者本月初十日，在酒鋪裡，他還托我小的『替你小姪女兒找個婆家』，難道說三五天的工夫，就說定了嗎？連小的也不信。」熊道聞聽，點頭說：「你歇著去罷。外面不要言講此事。」李升答應，轉身而去，不表。

且說熊道聞言，眼望他的禍根，開言講話。

熊恩綬，眼望公子將兒叫：「不必著急聽父云：為父與你定出氣，管叫文經活不成。」熊道說罷一扭項，眼望著，跟他的長隨把話云：「近前伏耳聽仔細，照言而行莫消停。上月拿的那一案，劫搶銀鞘人四名，叫他們，拉出文經是窩主，老爺擇輕他們罪名。快到監中對他們講，或是應來或不應。」內廝答應口說「是。」邁步翻身往外行。

去不多時來得快，走進書房帶笑容。說道是：「小的去對他們講，俱各願意拉文經。」熊道聞聽心大悅，吩咐伺候莫消停。內廝答應又往外跑，來至那，堂上站住語高聲：「三班六房全伺候，老爺升堂辦事情！」外面眾人齊答應，內中卻有段文經。不言皂頭大禍到，單表內廝向外行。登時又到書房內。見了那，道台打千回稟明。熊道聞聽忙答應，急邁步，出了書房往外行。內廝相隨在後面，穿門越戶好幾層。這才來到大堂內，內廝忙去閃屏門。熊道走入暖閣內，坐下了，貪賊受賄不法人。衙役喊堂兩旁站，熊道開言把話云：「快提上月拿的案，打搶銀鞘四個人！」下役答應不怠慢，翻身一直奔監門。走不多時來得快，索套繩拉四個人，一個個，垢面蓬頭恰似鬼，五短三粗相貌凶。

帶至堂堂齊跪下，差人回話一轉身。熊道點名開言叫：「頭一個，刁愷留神要你聽：你等所偷銀共兩，何人主使你等行？」刁愷見問將頭叩：「太老爺留神仔細聽：要問哪個是窩主？就是那，老太爺府內皂頭段文經！」刁愷剛說一句話，這不就，嚇壞了大名府殺官劫庫的人！